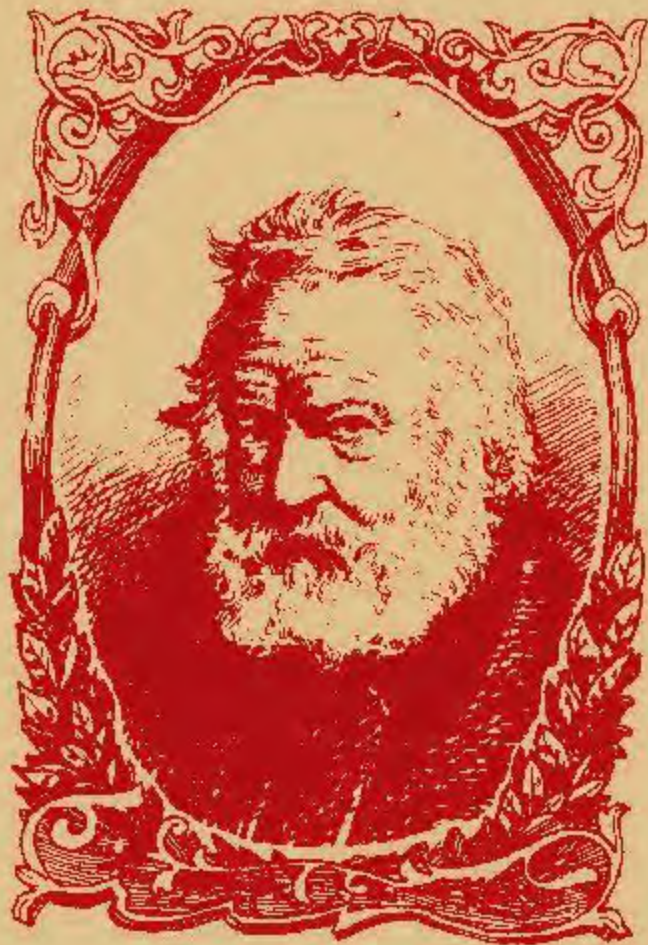


悲惨世界



悲 慘 世 界

(二)

原著：法·雨果

翻译：李 丹

改编：陆和逊 张定华

绘画：张定华



HJK767制作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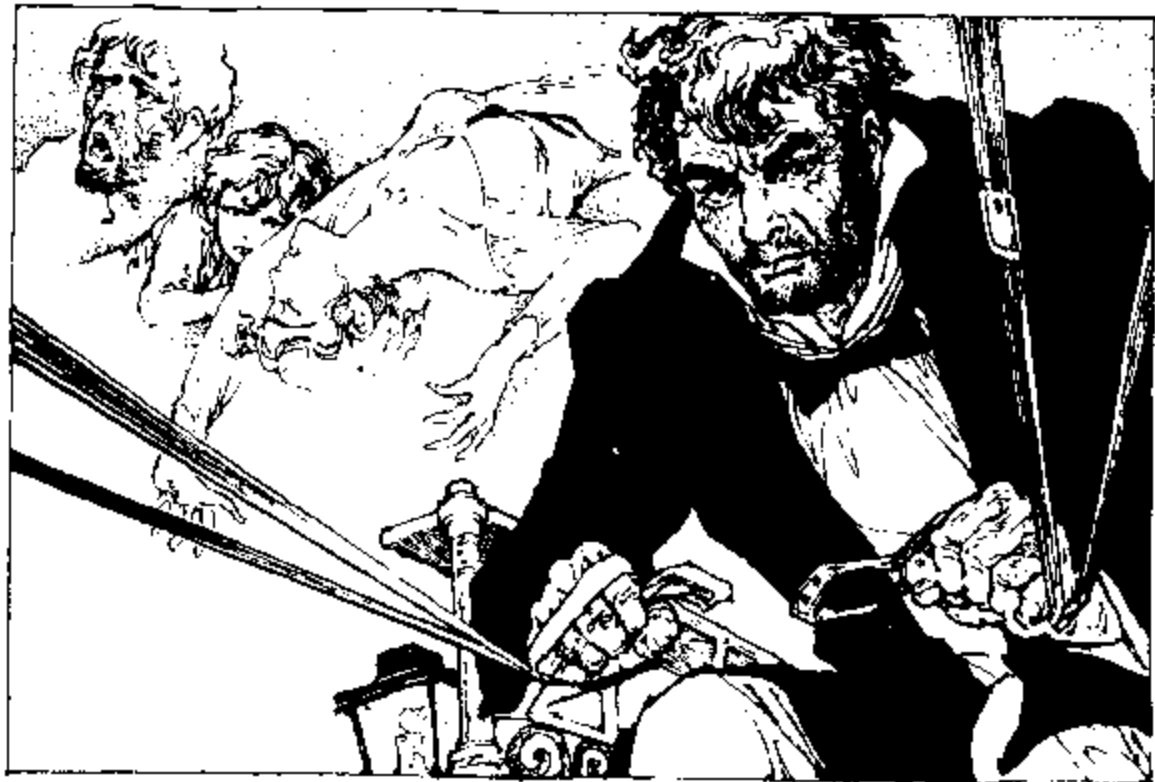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《悲惨世界》的第二本。上一本写到品德高尚的马德兰市长为了救出冤枉的人，上法庭自首自己是真正的苦役犯冉阿让，震惊了整个社会。这一本写冉阿让探望了悲惨的芳汀之死，被押到巴黎去做苦役犯。在苦役中他不顾危险，在战船的上空抢救了帆工，然后机智地逃走，到外地去救出了苦难中的芳汀的女儿珂赛特，把她带到荒僻的地方隐居下来。在警察的追捕之下，他带着小珂赛特继续逃走。路上遇到一个他救过命的老人，经过一番化名认亲，装死被埋的可怕而又可敬的过程，后来他被介绍到了女修道院工作，又和小珂赛特暂时在这里隐居下来。



1. 马车呵！你在这茫茫的黑夜里慌忙地疾驶，莫不是有什么火急的事儿等待着你的主人？



2. 马儿呵！你似闪电般地狂奔，好象要冲破这悲惨的世界；
车子呵！你颠簸得隆隆作响，似雷鸣震撼荒野，象在替你的主人
向上苍控诉人间的不平！



3. 主人呵！马德兰先生，您依然那么从容镇定：为了拯救那个无罪的人，昨晚您毅然在阿拉斯法庭上供认自己是苦役犯冉阿让；为履行对那可可怜的女人的允诺，您又星夜兼程直奔海滨蒙特猗。



4.曙光初露的时候，马德兰回到了海滨蒙特猗。他把向拉斐特银行提取一笔存款的信寄出后，便去看望芳汀。守夜的散普丽斯姆姆对他说：“芳汀发了一夜的烧，我骗她说，市长去领珂赛特去了，她才安静下来，现在睡着了。”



5. 马德兰轻轻地走到床前，把床帷掀开一点，只见芳汀脸色苍白，两颊绯红；那对纤长的金黄睫毛是从她青春时期留下的唯一美色，尽管垂闭着，却还频频颤动。



6. 芳汀醒了，她睁开眼睛，看见了市长，嫣然一笑，她说：“我知道您到孟费那去过了。我睡着了，但我看见了您，我的眼睛跟着您走了一整夜。市长先生，快把珂赛特抱来给我吧！”



7. 马德兰先生能说什么呢！医生慌忙对芳汀说：“我的孩子，好好安静下来。珂赛特一切都好，等您热退了，就可以看到她了。”



8. 芳汀伤心地说：“医生，您多么狠心，为什么不让我见到女儿？”当她想到就可以见到珂赛特时，又快乐地自言自语着：“珂赛特来了，我们永远在一起了。她已七岁了，我要教她识字母……”



9. 忽然，芳汀的神色大变，喜气盈盈的脸色顿时发青。马德兰惊奇地问：“芳汀，您怎么了？”她惊恐地指着门口，示意他朝后看。



10.门口站着沙威,他那得意的神色使人感到毛骨悚然。他接到了专差送来的由阿拉斯高等法院签字的逮捕状和传票,便带着警察赶来抓捕冉阿让。



11. 芳汀自从市长把她从沙威手中救出来以后，还没有看见过沙威，也不了解所发生的事情，她以为沙威是为她来的，她哀号着：“马德兰先生，救救我！”



12. 马德兰用柔和而平静的声音告诉芳汀，沙威不是来找她的，叫她放心。



13. “快走！”沙威野兽般地叫吼着，冲过来一把扭住马德兰先生。马德兰低声地说：“我请求您暂缓三天！三天，我可以去领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小孩！应该付多少钱，我都照付，假如你要跟着我走，也可以。”



14.沙威一声冷笑：“哼！要我缓三天，你好逃跑！你要去领这个婊子的孩子！哈哈！真妙那！”芳汀全听见了，她战抖着：“啊！我的孩子！难道她不在这儿？马德兰先生，市长先生！这……”



15.沙威恶狠狠地骂道：“骚货。囚犯做长官，公娼享伯爵夫人的福！不用忙，一切都会扭转过来的。告诉你，这里只有一个土匪，一个贼，一个苦役犯，叫冉阿让！”



16. 芳汀直跳起来。她仿佛天翻地覆了，她悲伤得格格发抖，好象一个惨遭灭顶的人，一头倒了下去。她死了。



17. 冉阿让（马德兰市长）一下把沙威抓住他的手掰开，冲到一张旧铁床前，拆下一根铁条，紧紧握在手里，愤怒地说：“您把这妇人害死了。我劝您不要在这时候来打扰我！”



18.沙威吓得往后退了几步。冉阿让走到床边，望着芳汀，凝神、静默。在他的面容和体态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惜。



19.他俯身到芳汀的耳边,轻声地说了几句话。这个待死的汉子对这已死的妇人究竟说了些什么,世上没有人听到过。但死者的灰色嘴唇似乎微微一笑,她那惊魂未定的眸子也略现喜色。



20.冉阿让双手捧着芳汀的头,象慈母对待孩子那样,把她端正地放在枕头上,只吻了一下她那只还垂在床沿外的手。



21. 然后，冉阿让挺起身来，向沙威说：“现在，我跟您走。”



22. 马德兰先生被捕的消息震动了海滨蒙特猗。人们到处都在谈论：“您知道吗？马德兰市长原是个苦役犯……”



23. 因为他是苦役犯，这个一度被称为马德兰市长的幽灵，便这样在海滨蒙特猗消逝了。只有他那忠实的守门老婆子，仍然无限凄惶地等待着马德兰市长回来。



24.傍晚，突然门房的玻璃窗自动启开了，一只熟悉的手伸进来拿钥匙。守门老婆婆惊骇地叫了起来：“我的上帝，市长先生，我还以为您……”



25.冉阿让沉着地说：“我到监里去过了。我折断了窗口的铁条，从屋顶上跳下来，又回到了这里。我现在到屋子里去，请您去把散普丽斯姆姆找来。”



26.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，拿出他一直保存着的那根棍子和一枚值四十铜子的钱，然后在一张纸上写道：“这便是我从小瑞尔威那里抢来的钱。”



27. 散普丽斯姆姆匆匆地赶来了，她面色苍白，眼睛发红，她刚刚痛哭过一阵，现在还在发抖。冉阿让把刚写好的另一封信交给她，说：“我的姆姆，请您交给本堂神甫先生，您可以看。”



28.她展开信纸，轻声地，语不成声地读着：“我请本堂神甫先生料理我在这里留下的一切，用以代付我的讼费和今日死去的这个妇人的丧葬费。余款捐给穷人。”



29.突然，从楼下传来一阵喧闹声，守门老婆婆高声地说：“我的先生，我在慈悲的上帝面前向您发誓，今天一整天没有人到这里来过。”冉阿让听得出是沙威来了，他一口吹灭了蜡烛，躲在墙角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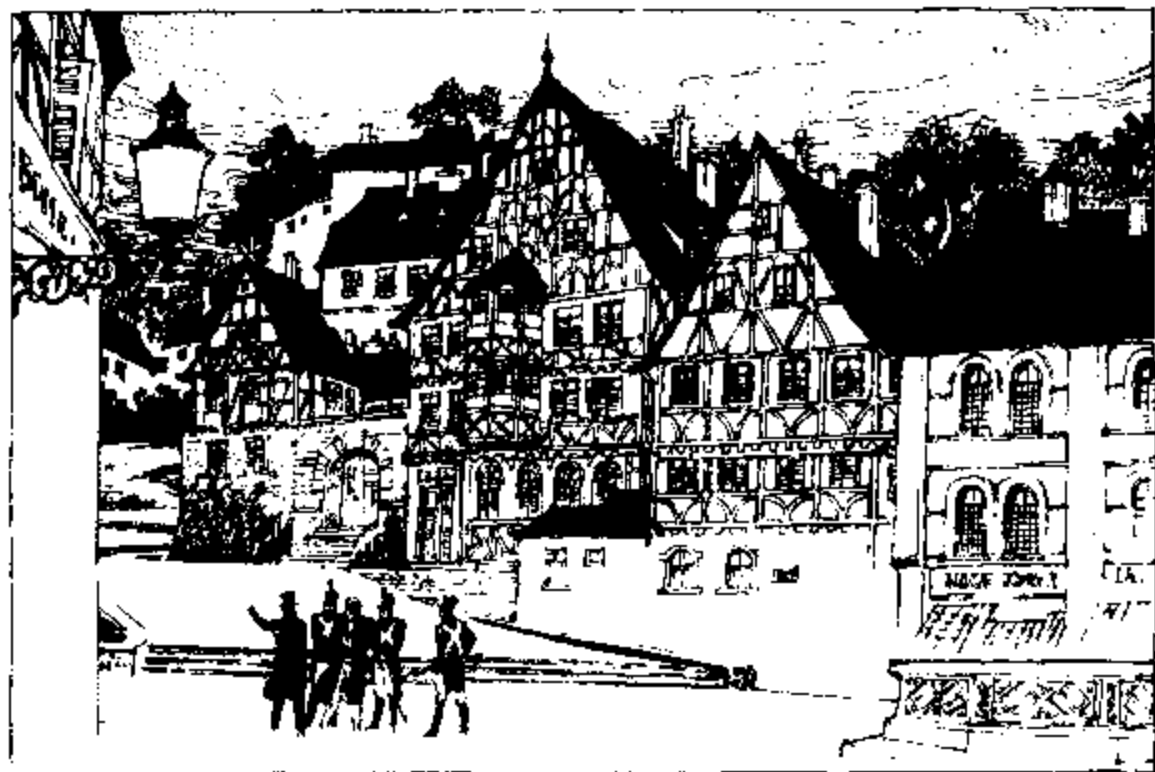
30. 沙威走上楼来，见散普丽斯姆姆在祈祷，他尊敬这位生平不说谎话的姆姆，和气地问：“我的姆姆，那个叫冉阿让的家伙，他逃走了，我正在寻他，你没有看见他吗？”



31. “没有。我一个人在这里。”散普丽斯姆姆今天直截了当地说了假话。沙威深深地向她行了个礼，说：“请原谅！”随即退了出去。



32. 一个钟点以后，冉阿让离开了海滨蒙特猗。他穿过树林和迷雾，大踏步地向巴黎走去。



33.他在巴黎耽搁了一天，第二天便匆匆去孟费郇找珂赛特，在半路的一个小站上又不幸被捕了。但他从某大银行提取的六七十万法郎的巨款藏在什么地方，警察局始终没有查到。



34. 冉阿让又被投入了苦难的深渊。他被押到都隆港兵工厂修理兵舰的船坞里服苦役，他的编号是九四三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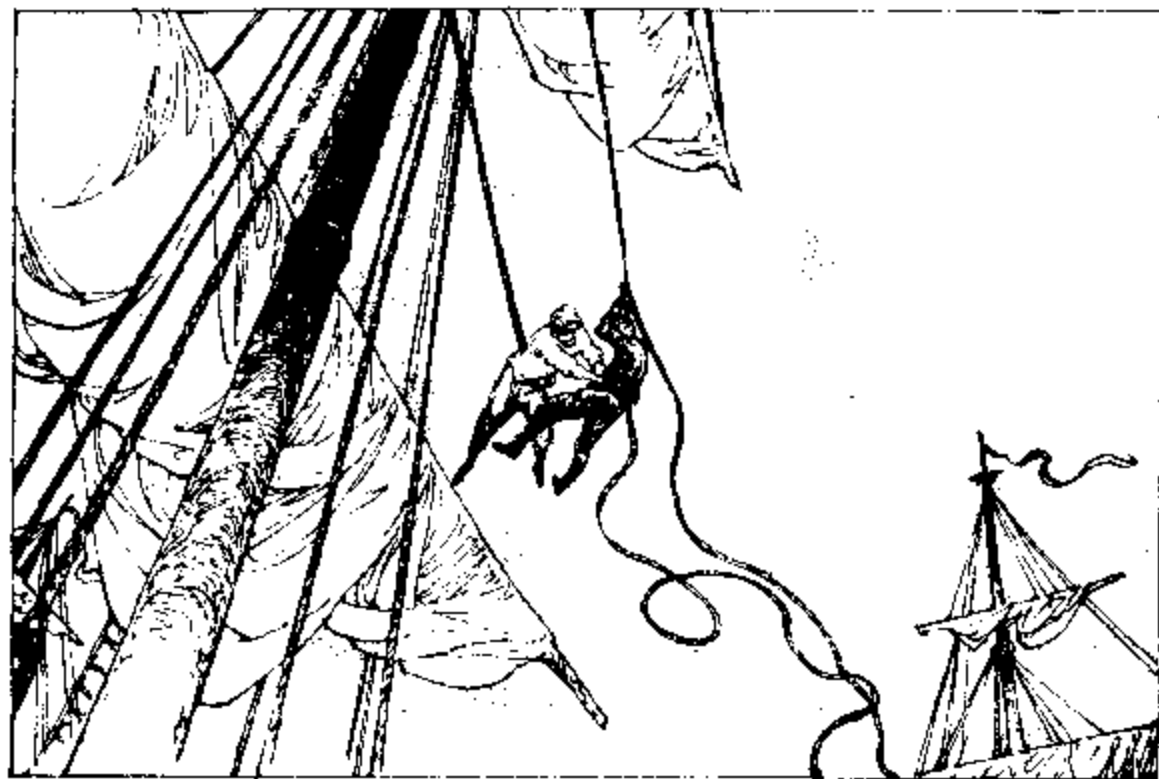
35.苦役犯们一清早就来到阿利雍号战船上做苦工。这时,海员们正忙着上帆。有个海员不小心,一头摔了下来,他一手抓住一根踏脚的绳环,悬在与海面相隔数丈的空中摆动。



36.那悬在空中的人显得双手无力，眼看快要掉下海去了。人们惊喊着，有的人转过头去，不忍看见他下落时的惨象。可就是没有一个海员敢挺身救难。



37. 在这惊慌失措、束手无策的时刻，有个苦役犯主动请求去救那帆工，他敲断了脚上的铁链，飞奔而去。



38. 那苦役犯矫捷如猫，在帆索中间攀登直上横杠。他把带来的绳索一头结在杠上，然后握着绳索，顺势滑到那海员身边，又用绳索把那海员紧紧系住。那临空悬着两个人，仿佛是一个蜘蛛捉住了一只飞虫。



39.人们屏息凝神地望着那一对人,仿佛只要吐口气就会把他们吹掉下来似的。转眼间,那苦役犯重新登上横杠,把海员提了上去。



40.那海员得救了。观众齐声鼓噪喝彩,人们激动得淌下了眼泪,一齐喊道:“应当赦免那个犯人!”



41.那苦役犯为了早些归队，他顺着帆索往下滑，又踏着帆杠向前跑，人们被他那惊险的动作惊呆了。忽见他一摇晃，“啊！”大家齐声惊叫起来。那苦役犯掉进了白浪翻滚的大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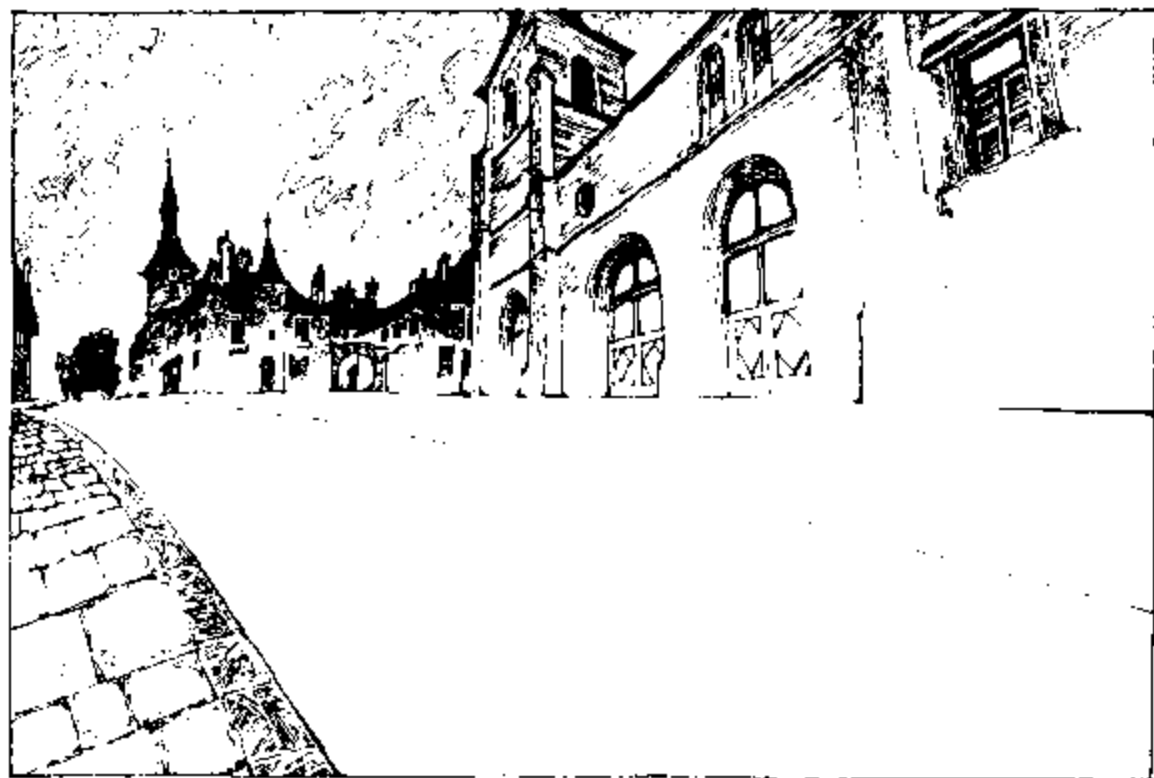
42.人们赶紧打捞,但是毫无下落。估计他也许陷在兵工厂堤岸尽头的那些尖木桩下面淹死了。这个舍身救人的苦役犯的编号是九四三〇,叫冉阿让。



43. 冉阿让当真死了？不，他没有死！他凭着他的智慧和勇气，躲过了寻找他的人们。天黑了，他游到很远的地方才上了岸。他又冷又饿，可是他自由了。他还要履行诺言去找珂赛特呢！



14. 冉阿让身边并不缺钱，他弄到了一身衣服，随后提心吊胆地绕过许多地方再进入巴黎。他在一张报纸上看见一条新闻，说苦役犯冉阿让舍己救人掉海淹死了。他这才放下了心。



15. 冉阿让避开警察的注意, 在巴黎买了一套七八岁小姑娘穿的丧服, 然后登上公共马车, 到孟费郇去找珂赛特。



16. 他的车费付到比孟费郢远的拉尼,可是在不到孟费郢的奢耳就下了车。等到天黑了,他离开大路,穿过田野,走进树林,快步向孟费郢方向走去。



47. 孟费郢今晚显得特别热闹，因为今天是一八二三年的圣诞节。德纳第先生客栈里来了不少旅客，老板娘大吼道：“珂赛特，还不快去拎水！”她给了小姑娘一枚值十五个铜子的钱，要她顺路买个面包回来。



48. 天黑得象个洞，珂赛特拖着水桶，穿过那些弯曲、荒凉、迷宫似的小道，到离孟费郇约莫一刻钟路程的半山腰的泉边去取水。



49.她心惊胆颤地望望这一片漆黑、阴森森的树林，吓得转过身来往回跑，但不久就停住了。那怒目狞恶、青面獠牙的德纳第大娘又显现在她的眼前。



50.珂赛特边走边哭,跌跌撞撞地来到泉边。她惊慌地俯下身去打水,连口袋里的钱掉进了水里也没有发觉。



51. 她提起水桶，赶紧往回走，一晃一晃地让水全泼在她的光腿上，冻得双脚发僵。黑暗的恐惧，使她打了个寒噤，一直凉到心头。一阵阵的哭泣哽塞在她的喉头，但她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走。



52.她忽然觉得水桶一下子轻了，回头一看，有个大汉帮她提着水桶。他正是冉阿让，他在穿越树林向孟费郇走来时，看见一个小孩子提着水桶在啜泣，便忙走过去，抓起了那水桶的提梁。



53.冉阿让温和地问：“孩子，是谁叫你这个时候去提水的？”
“是德纳第太太。”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珂赛特。”冉阿让触电似地一震，回头来仔细地打量着那孩子。



54. 冉阿让拎着水桶，边走边问那孩子：“德纳第太太是干什么的？”孩子说：“她是开客栈的。”“那好，我今晚就在那里过夜，你领我去。”



55. 冉阿让牵着她的手，从黑暗中走出来。珂赛特对这陌生人感到了一种无言可喻的信赖。她委屈地告诉他：德纳第家有两个姑娘，她们整天玩，她们有挺漂亮的布娃娃和各种各样的玩具……



56.冉阿让笑着问：“你呢？”那孩子伤心地掉下了眼泪：“我整天工作。有时候，我做完了事，人家准许的话，我也玩玩。可我只有一把小铅刀，这么长，它能切得动生菜和苍蝇的脑袋。”



57.快到客店了，珂赛特胆怯地说：“先生，让我来提吧！要是让太太看见别人帮我提水，她会打我的。”冉阿让只得把水桶交还给孩子。



58.珂赛特一进店门，老板娘便满脸怒气地问：“小贱货，玩够了吧！面包呢？”珂赛特早把买面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她采用那些经常在惊骇中度日的孩子们的应付办法，撒谎说：“太太，面包店关门了。”



59. 老板娘叫她把那十五个铜子还来。珂赛特赶紧伸手到围裙里去摸，可那个钱不见了。德纳第太太取下皮鞭，珂赛特吓得尖叫着：“太太，饶了我吧！下次不敢了！”



60. 冉阿让挡住了老板娘的皮鞭，递过一枚值二十个铜子的钱：“大嫂，这是从小姑娘围裙里掉下来的，也许就是那钱了。”



61. 老板娘明知珂赛特掉了的是一枚值十五个铜子的钱,而这枚却值二十个铜子,但她赶紧接了过来说:“对! 就是它。”



62.珂赛特战抖着说这位先生是来过夜的。老板娘看看客人那一身破旧的衣着，冷冰冰地说：“喂，老头，我这里已没有地方了！”冉阿让毫不介意地说：“请随便找个地方，马棚里也可以。”



63.冉阿让喝着酒，带着一种奇特的神情留心观察那孩子，她已满八岁了，但看上去却还只有六岁。她的态度，她的神情，从头到脚，一举一动，都反映出一种恐惧的心情。



64. 老板娘的两个娇女儿来了，她们吱吱喳喳，有说有笑。可怜的珂赛特却坐在楼梯下结着毛线袜子，凄惨惨地望着她们欢乐地玩耍。



65. 老板娘对珂赛特大声吼道：“你开小差，我拿鞭子来教你工作！”冉阿让转过身来笑着说：“大嫂，您就让她玩吧！”



66. “嘿！她既要吃饭，就得干活，我不能白白地养着她。”
冉阿让声平气和地问她，那双袜子打完后该值多少钱？“三十个
子儿。”冉阿让爽快地掏出钱说：“我出五个法郎，让给我吧！”



67. 德纳第老板听见了，赶忙接过钱，连声说：“很好，可以让给您！”在旁边喝酒的车夫们都惊讶地凑过来：“啊！五个法郎，可以买一只后车轮呢！”



68. 冉阿让亲切地对珂赛特说：“现在你的工作归我了，玩吧，我的孩子。”珂赛特仍然害怕得发抖，她将信将疑地问：“太太，是真的吗？”老板娘没好气地说：“玩你的！”



69. 德纳第老板将婆娘拉到边上，神秘地说：“听着，这准是个乔装打扮来开玩笑的百万富翁！花钱这么松爽。这号人我见过许多……”那婆娘心领神会地点点头。



70. 老板娘立刻换了副笑脸，讨好地对冉阿让说：“先生，其实我很愿意让她玩，只是她什么也没有，她就得干活。她是穷人的娃娃，我们为了做好事才收下来的。已六个月不寄钱来了，她妈准死了。”



71. 老板娘回头看见珂赛特正在抚摸她女儿的布娃娃，不由得愤怒地大吼一声：“珂赛特！”珂赛特吓得把手缩了回去。无论是水桶的重压，还是呼呼的皮鞭，她都忍住了掉泪，可现在她伤心地哭了。



72. “贱丫头，好大胆！敢动我女儿的娃娃！”老板娘狠狠地踢了珂赛特一脚，踢得她哇哇直叫。这凄厉的哭声，象针扎一样刺痛了冉阿让的心，他一转身，愤愤地冲出了大门。



73.大门又开了,冉阿让回来了。他特地为珂赛特上玩具店里买来了个仙女似的娃娃。



74. “给你。”冉阿让把娃娃塞到珂赛特手中。旅客们都惊讶地喊起来：“哇！这玩艺儿至少值四十法郎。”德纳第老板用不胜爱怜的口气说：“小珂赛特，这是这位好先生给你的，快拿去玩吧。”



75.珂赛特怀着恐惧的心情，望着美妙的玩偶。她脸上还满是眼泪，但她的眼睛已显露出欢乐的亮光。她那又伤心，又害怕，又快乐的神情无法形容。冉阿让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

76.现在轮到德纳第太太的两个宝贝女儿眼红了。老板娘一面对冉阿让堆着笑脸，一面在心里痛骂：“这老畜生打的什么主意，拿值四十法郎的娃娃平白地送给这个小贱人？说不定他真的是个乔装的百万富翁呢！”



77. 这个奇怪的客人引起了德纳第夫妇的兴趣。他们揣测着，商量着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只要他付钱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而且决不轻易放过他。于是他们把冉阿让安顿在一个价格最贵的房间里。



78.第二天清早，德纳第老板送上了一张经过编造的、大大地加了价的二十五法郎的帐单。冉阿让毫不在乎地照付了，并且提出要把珂赛特带走。



79. 狡猾的德纳第老板装模作样地说：“不！不行。她是我的宝贝，我亲眼望着她从小长大的。虽然她害我花钱，可我却舍不得她！”



80.冉阿让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德纳第先生，我一定要把她带走，而且她今生今世不再和您见面了！我要把拴在她脚上的这根绳子一刀两断，让她离开这里。说吧，您要多少钱？”



81. 德纳第老板百思不得其解：这人穿着那么寒酸，为什么用钱那么大方？凭他的经验估计，已经是单刀直入，揭开底牌的时候了，便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先生，我非要一千五百法郎不行！”



82.冉阿让从怀里拿出一个黑色旧皮夹，抽出三张钞票，慷慨地交给德纳第老板。



83.珂赛特穿上了冉阿让为她带来的丧服,跟他走了。这陌生人是谁?她莫名其妙。去什么地方?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她脱离了她所痛恨的,同时也痛恨她的那个人家。



84.当他们离开村子、越过一片土丘、刚要进入树林时,德纳第老板喘着粗气赶来。他懊悔自己没有更多地捞他一票,把这个发财机会放过了,于是急追而来。



85. 德纳第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先生，这个孩子不能让您带走，我没有把她送给您的权利。除非您有一封经她母亲签了字、说明把孩子交给您的信。”



86.冉阿让伸手从衣袋里掏出那只盛钞票的皮夹来。德纳第一见，乐得浑身酥软，可是冉阿让拿出来的不是一叠钞票，却是一张纸，说：“您说得有理，念吧。”



德纳第先生：
请将珂赛特交来人。一切零星债务，我负责偿还。此颂
大安

芳汀

海濱蒙特維一八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

87. 德纳第先生念完这张纸，感到被彻底击败了，但他还不死心，想了想说：“很好，既然您是来人，请把一切零星债款照付给我，这笔债不少呢！”



88.冉阿让平心静气地说：“她母亲欠过您债，也给过您钱，这笔零星债是三十五法郎，刚才我给了您一千五百法郎。”德纳第心里一抖，但他那贪得无厌的本性驱使他不知羞耻地说：“先生，再给三千法郎，否则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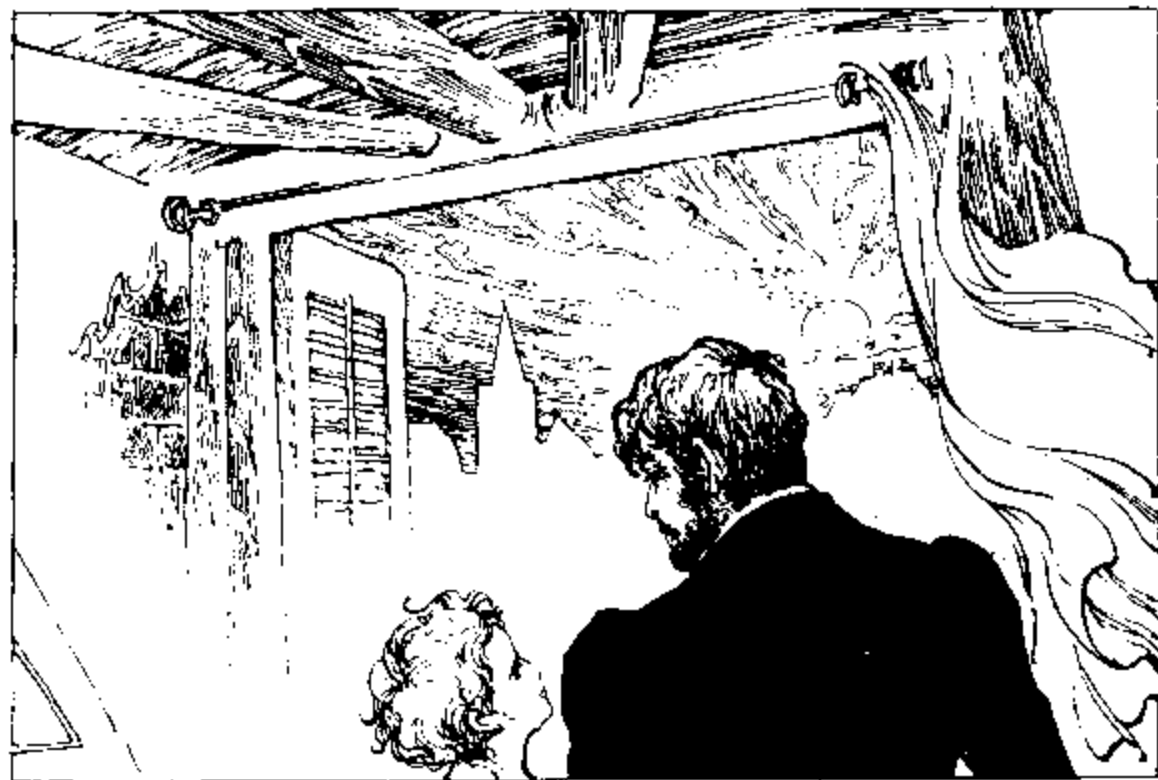
89.冉阿让的脸色立时阴沉下来。他左手牵着珂赛特，右手捏紧了那根随身的棍棒，跨前一步。他那威严的神色，逼使德纳第一步一步地后退。



90. 老板呆呆地望着那肩膀宽阔的老人牵着孩子进了树林，越走越远。他叹了口气，深深后悔没把那支猎枪带来。



91. 今天是珂赛特充满了惊恐和欢乐的日子，她跟着陌生人换了几次车，又徒步走了不少路。她并不叫苦，可是她疲倦了，冉阿让便驮着她赶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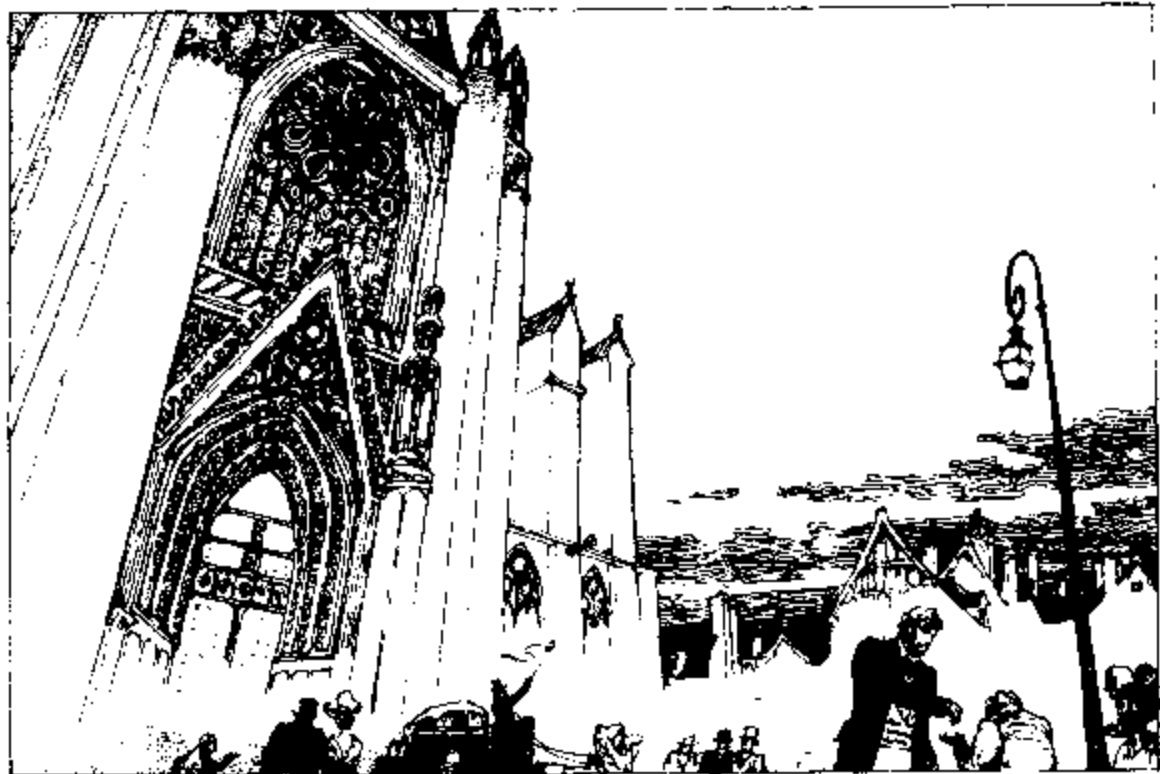
92. 冉阿让把珂赛特带到了巴黎，在最荒僻的地方租了间破屋隐居下来。他常常望着珂赛特出神，把胸中的全部热情和慈爱都倾注在这孩子身上。



93. 苦难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。他们萍水相逢，相依为命。一个是胸中充满了母亲般的热情和慈爱，一个象找到了父亲似的欢乐，他们都不想分离。一老一少就在这简陋不堪的破屋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的幸福日子。



94. 冉阿让非常谨慎，白天从不出门，到黄昏时才出去溜达一两个钟头。街坊上的人们都把他当作一个穷汉，但人们发现他有时偷偷地把钱塞到穷人的手里。因此，附近的人们称他是“给钱的化子”。



95.一天傍晚，冉阿让打圣美达礼拜堂附近走过，他象往常一样，把几个铜子布施给一个蹲在路灯下的乞丐。可是那乞丐突然抬起眼睛，狠狠盯了他一眼，随即又低下了头。



96. 冉阿让看见那张面孔、那双眼睛都象沙威，他不禁倒退一步，心中乱作一团：“这不可能！活见鬼！难道他真的是沙威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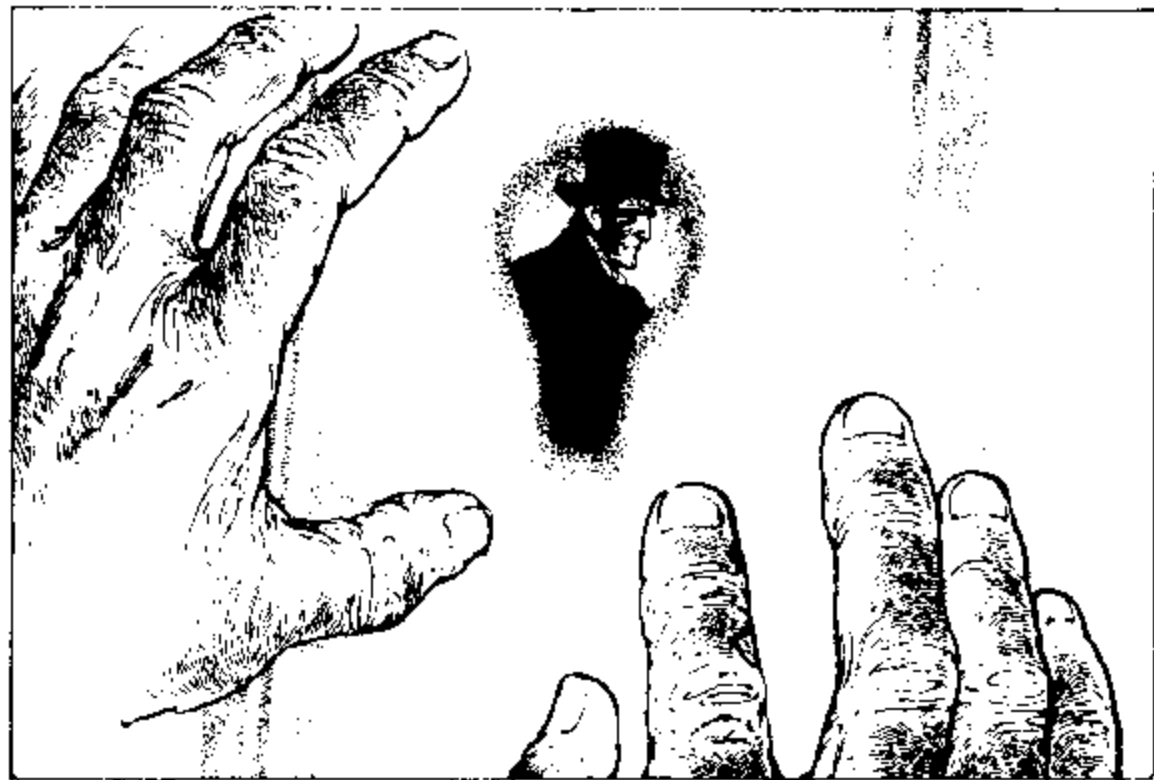
97. 那人的确是沙威。他已调到巴黎供职。他在一份报告上看到，孟费郡有个八岁的女孩被人拐走，她是一个死了的叫芳汀的女儿；又听说有个“给钱的化子”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。沙威怀疑冉阿让并没有死，特地化装前来侦察。



98. 冉阿让在疑惑、恐惧的心情中度过了好几天。这天晚上，他正在教孩子拼字母，忽然听见有人轻轻地推开了楼下的大门，一步步摸上楼来。他赶紧打发珂赛特去睡，同时吹灭了蜡烛，倾听着门外的动静。



99.脚步声消失了，在黑暗的房门的锁眼里透出了一点亮光，它正象一颗灾星，降落到这屋里。显然有人拿着烛灯在外面偷听。



100. 烛光很快消逝了，冉阿让却整夜合不上眼睛。到天亮时，又听见轻轻的脚步声，他从锁眼中往外望去，看见一个男人从自己房门走过。啊！那正是沙威。



101. 这天冉阿让整天不敢出门。等到夜色重新笼罩这破屋时，他牵着珂赛特悄悄地离开了这里。



102. 冉阿让领着珂赛特迅速离开大路，转进小巷，尽可能走着曲折的路线，有时突然折回头，看看是否有人跟着他。



103. 自由神啊！你能眼看这两个无罪的人在您面前失去自由

吗？



104. 月光把前面的十字路口照得一片雪亮，冉阿让清清楚楚地看见有四个高大的人拦在那儿，那个为首的正是沙威。



105. 沙威为了捉拿冉阿让，已用尽心机。今晚他布置警察把这附近的路口都封锁起来，他自己带领一批人步步向冉阿让进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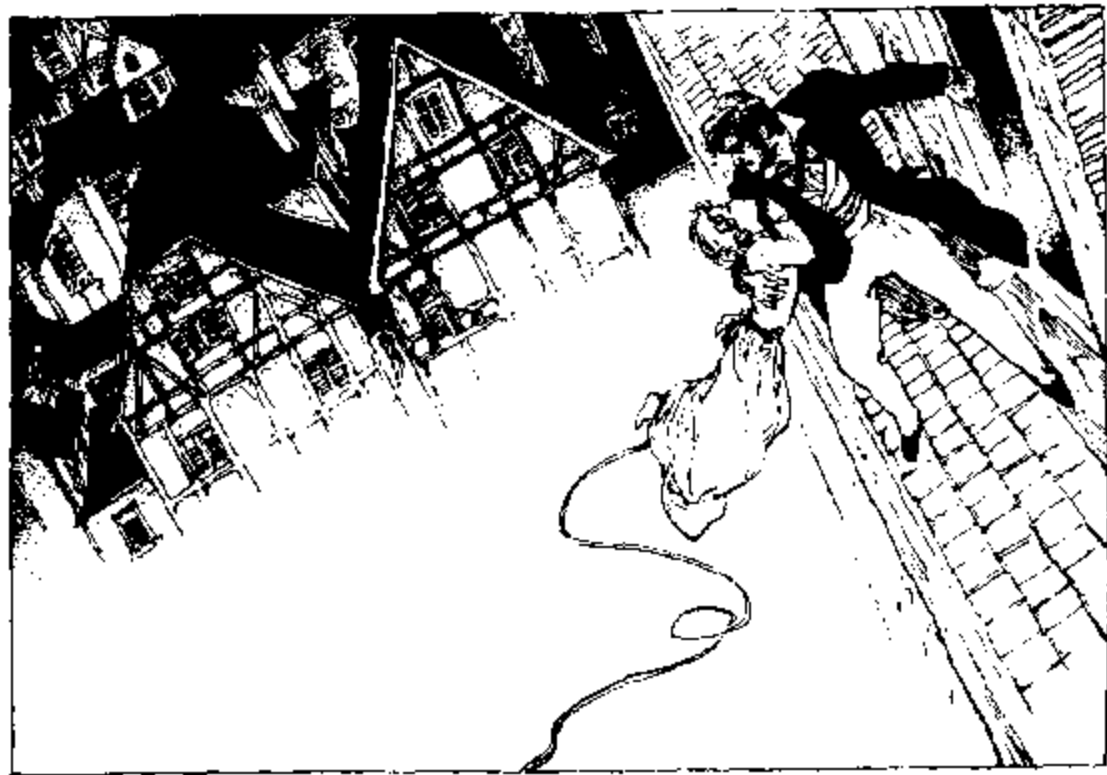
106. 冉阿让被包围了。他一步步地退进一条死胡同里，终于被一堵高墙挡住了去路。冉阿让焦急地估量着墙的高度，凭着他在监狱里学会的绝技，可以上得了这墙头，可是珂赛特怎么办呢？



107. 看来，他又得坐牢了，珂赛特也将从此被断送，她将和孤魂野鬼一样地漂泊无依了。



108.突然，那座路灯柱子上挂着的一根牵引回光灯用的绳子，映入了正在绝望中的冉阿让的眼帘，他顿时有了生机。他一个箭步，冲了过去，用刀割断绳子，把它拉了下来。



109. 他把绳子结在珂赛特身上。自己凭着臂力，从两墙交会的角上往上升，动作稳健踏实，好象他的脚跟和肘弯都有一定步法似的，很快上了墙头。然后把珂赛特也拉了上来。



110. 好險啊！仅仅一步之差，沙威扑空了，冉阿让绝路逢生

了！



111.冉阿让心中怦怦直跳。他扶着珂赛特沿着屋边的大树滑到地上，发现这是一个荒凉的大园子。他听见墙外沙威和大兵们搜查的呐喊声，足足闹了一刻钟才渐渐离去。



112.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，刺骨的冷风阵阵袭来，饥饿、寒冷和恐慌使小珂赛特的脸色发青，手脚冰冷，昏了过去。“难道她要死了？”冉阿让感到无比的恐怖。



113. 得尽快让她躺在床上才好呀！正焦急间，忽然传来一阵铃铛声，冉阿让发现有个老人走进园子里来。他不顾一切地冲去，劈头便说：“给我一个地方过夜，我愿出一百法郎！”



114. 喊声把那巡夜的老人吓了一跳。他回过头来，在月光下看清了对方的面孔，不胜惊讶地说：“啊！是您，马德兰先生！您是从哪儿进来的？”



115. 冉阿让没想到在这从未到过的地方竟会有人认识自己，也不觉大吃一惊：“您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”“您怎么把我忘了？”老人说，“我是割风呀。您救过我的命。这儿是小比克布斯女修道院。”



116.冉阿让仍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你膝头上带着个响铃？”割风说：“带个响铃，好让人家修女们听了避开我。这里只有我一个男人。男人是不许到这里来的，您到底从什么地方进来的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”



117. 冉阿让松了口气，说：“请帮助我，让我和我的孙女在这里待下来。至于我的事，对什么人也不要说，您也不要追问。”割风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毅然同意了。



118. 割风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小屋里，生起了火，半小时后，珂赛特的脸色又渐渐转红了，冉阿让才放下了心。可是割风却忧心忡忡地告诫他：千万别跨出这间屋子一步，要是被人发现，我们便完了。



119. 割风沉思着：这里院规森严，全院只有自己一个男人，还得在膝头上吊个大铃铛，要让他们留在修道院里，确是个难题。但是他转念一想，当初马德兰先生救我时，却没有象我这样思前想后呀！现在轮到我救他的命了！



120. 远处传来报丧的钟声。割风说：“这儿一个嬷嬷死了，她们明天要做廿四小时的祷告，那些寄读学校的小姑娘也不会出来玩了。要不，她们会到这里来乱找乱翻，你们马上会被发现的。”



121. 钟声又响了。割风说：“这是院长嬷嬷在叫我。马德兰先生，请坐，不要动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

122. 冉阿让寻思着：要是能让珂赛特成为寄读生，那她的教养问题也可以解决了，这修道院能救我们。然而呆在女修道院里虽然没有人会想到这儿来抓人，但是万一被人发现，就得当作现行犯了！



123.过了一会，割风高兴地回来了，他说院长叫他办一件违反市政府规定的事：把那死去的嬷嬷偷偷埋在祭台下的地窖里。为了酬谢他，院长同意了他的要求：让他的弟弟（马德兰）到修道院来当园丁，让他的侄孙女（珂赛特）当修道院的寄读生。



124. “可是您俩先得出去再进来。”割风说，“女孩子可以坐在背箩里，盖块布偷偷地送出去，可您呢？马德兰先生！还有市政府为死去的嬷嬷送来的棺材里面要是没有死尸，又怎能掩人耳目出殡呢？”



125.冉阿让终于想出了个绝办法：让他代替那个死去的嬷嬷躺在棺材里，由灵车带出去，到了坟场，等人散了，由割风把他挖出来。



126. 这个冒险的主意，把割风吓了一跳。可是除此之外，能有什么办法呢！他无奈地说：“也好。那个埋葬工人梅斯干爷爷是个酒鬼，是我的朋友，只好让我把他灌醉了，再把您从坟里拖出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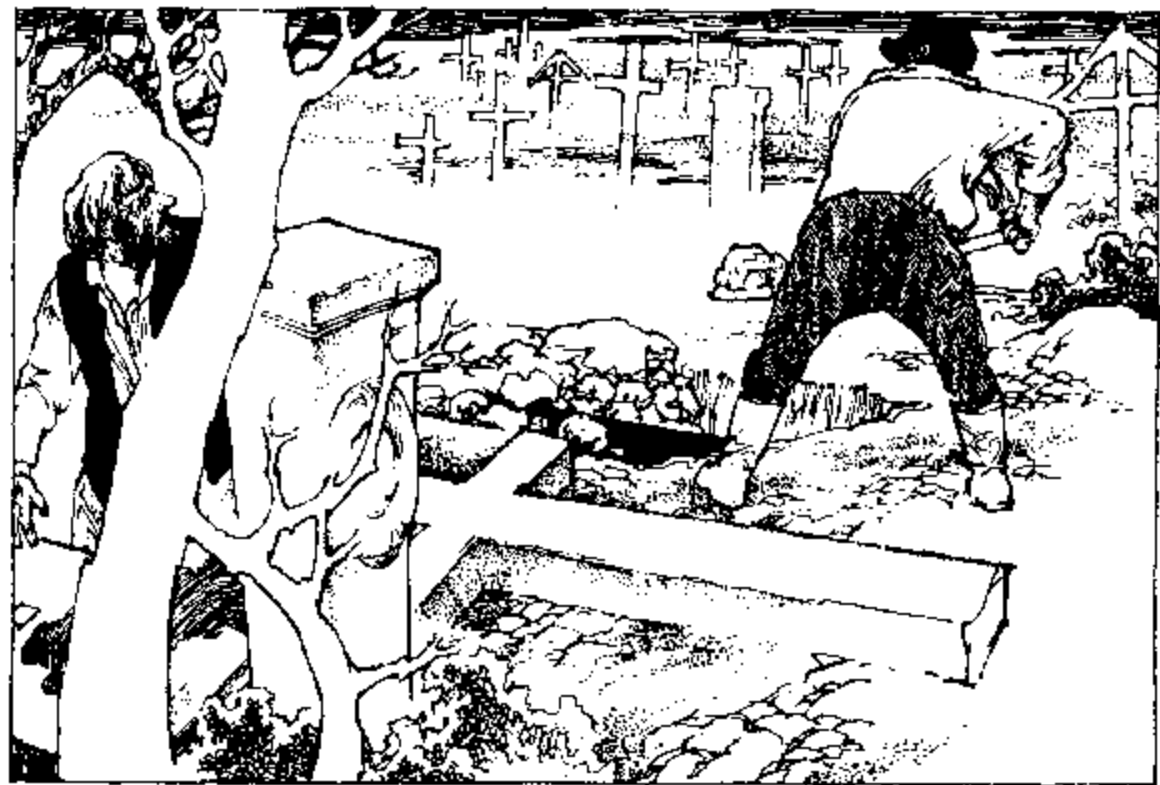
127.珂赛特被送出了大门。冉阿让溜进了太平间。等到下午太阳偏西时，灵车在神甫和唱诗童子的护送下，向着伏吉拉尔坟场进发了。割风得意地跟在队伍的最后面。



128.灵车进了坟场，来到指定的坟地，迎上来的埋葬工人却是个完全不相识的人。割风打了个寒噤，问：“梅斯千爷爷呢？”
“死了！”他说。这意外的变化急得割风一身冷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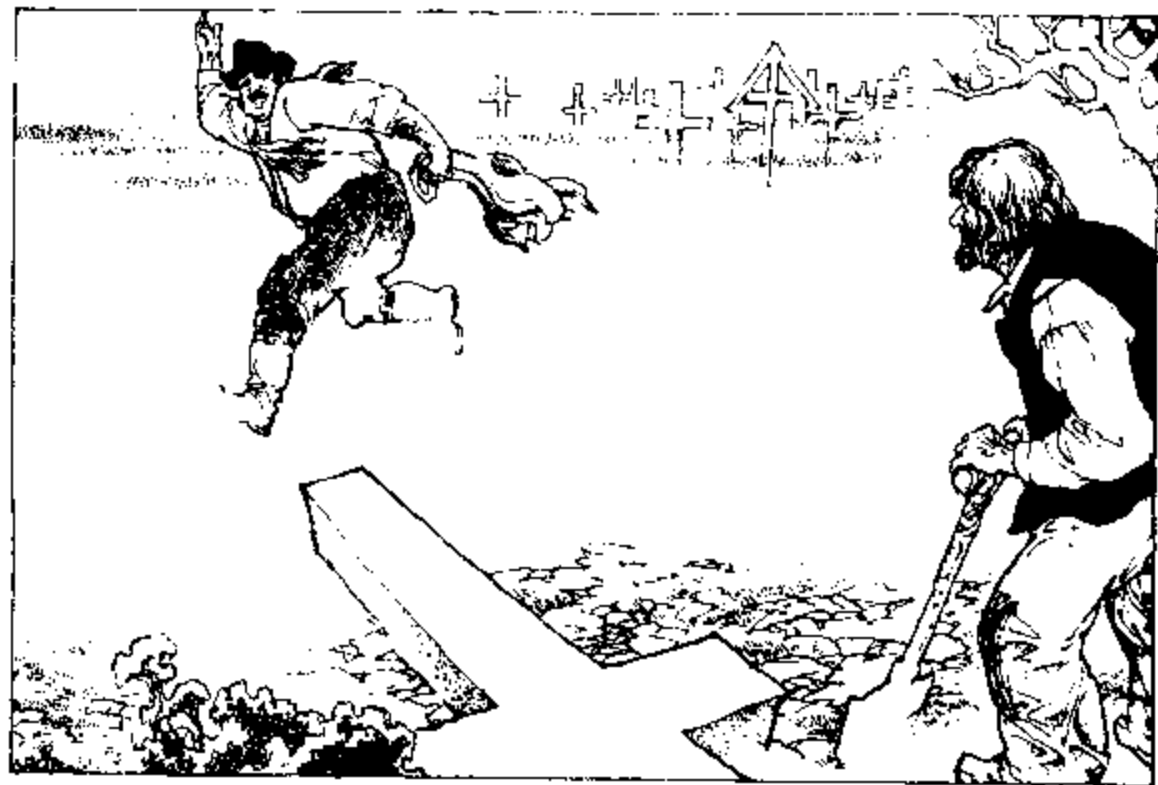
129. 神甫和唱诗童子为死者做完了祈祷就走了。那埋葬工人铲起泥土往棺材上摔去。割风一把抓住他的手说：“走，我请你去喝一杯。”



130. 埋葬工人摇摇头，只顾铲着土，泥土在棺材上堆起来了。急得六神无主的割风，突然发现那工人的外套扔在一边，一张白色的坟场出入证从口袋里滑出来。他急中生智，悄悄伸手把它拿了过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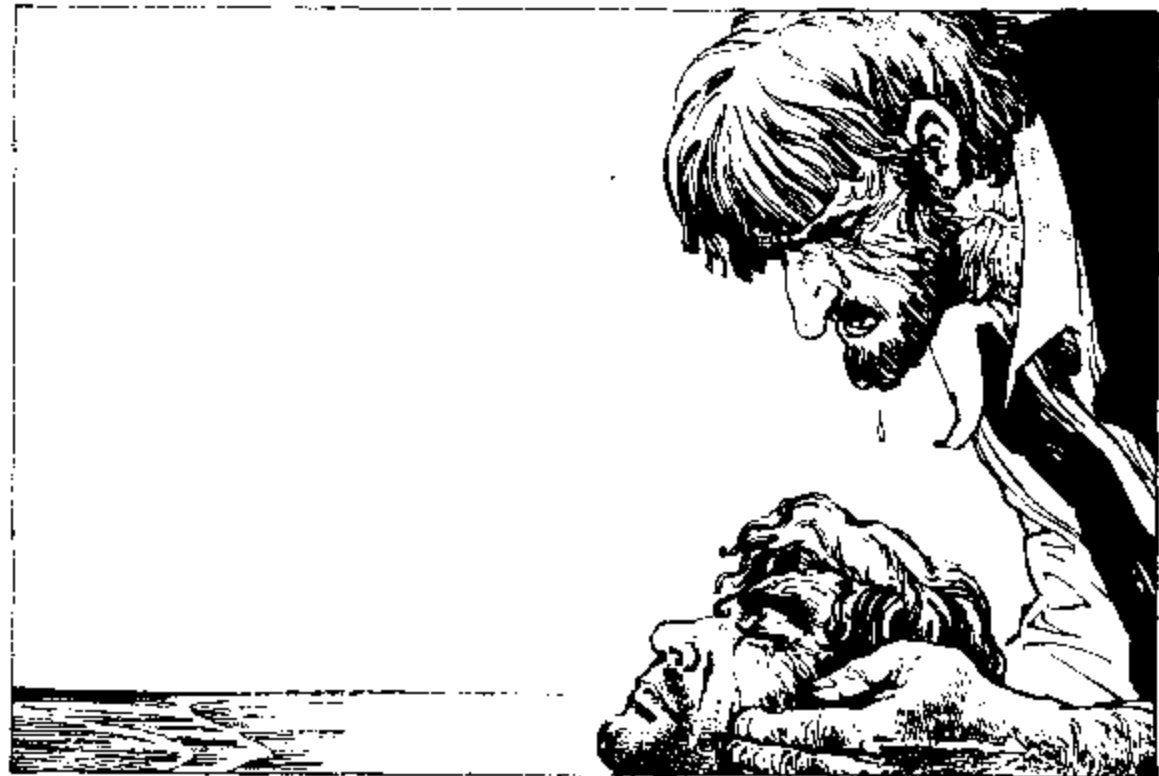
131. 割风不动声色地问：“喂，天色晚了，坟场铁门要关了，您有卡片吗？”那人赶紧去摸外套的口袋，说：“该死，我忘了带！”割风哼了一声：“坟场马上就要关门了，没有卡片可得出十五法郎的罚金啊！”



132. 割风又好心好意地说：“我来帮您忙吧！我在这儿守着，您快回家去拿卡片。”那人非常感激，飕的一声跑了。



133. 割风连忙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钝口凿和铁锤,撬开棺材盖。只见冉阿让直挺挺地躺在那儿。尽管事先在棺材上钻了通气孔,冉阿让还是被闷死了。



134. 割风伤心得失声痛哭：“马德兰爷爷！啊，我是这样搭救我的恩人的呀！马德兰爷爷，我怎么向那小姑娘交代啊！”可怜的老人哭得多么凄惨。



135. 一阵阵新鲜的空气，把闷得昏了过去的冉阿让吹醒过来了，听见割风的哭声，他慢慢地坐了起来。割风又惊又喜：“呵！您还活着，您吓得我好惨！”



136. 有什么能比死而复生的人更感到生的欢乐？有什么能比恩人的复活更使割风喜悦？有什么语言能比他俩此刻的热泪更能表达他们此时的心情啊！



137.冉阿让和割风一起飞快地掩埋了那口空棺材，然后凭着那张埋葬工人的卡片，大模大样地走出了大门。在这一带地方，一把锹和一把镐，等于两张通行证。



138. 一个钟头后，趁着黑夜，冉阿让和珂赛特跟着割风来到了收容他们的圣地——小比克布斯修道院。冉阿让化名为羽尔迪姆·割风，以割风的弟弟的身份来见院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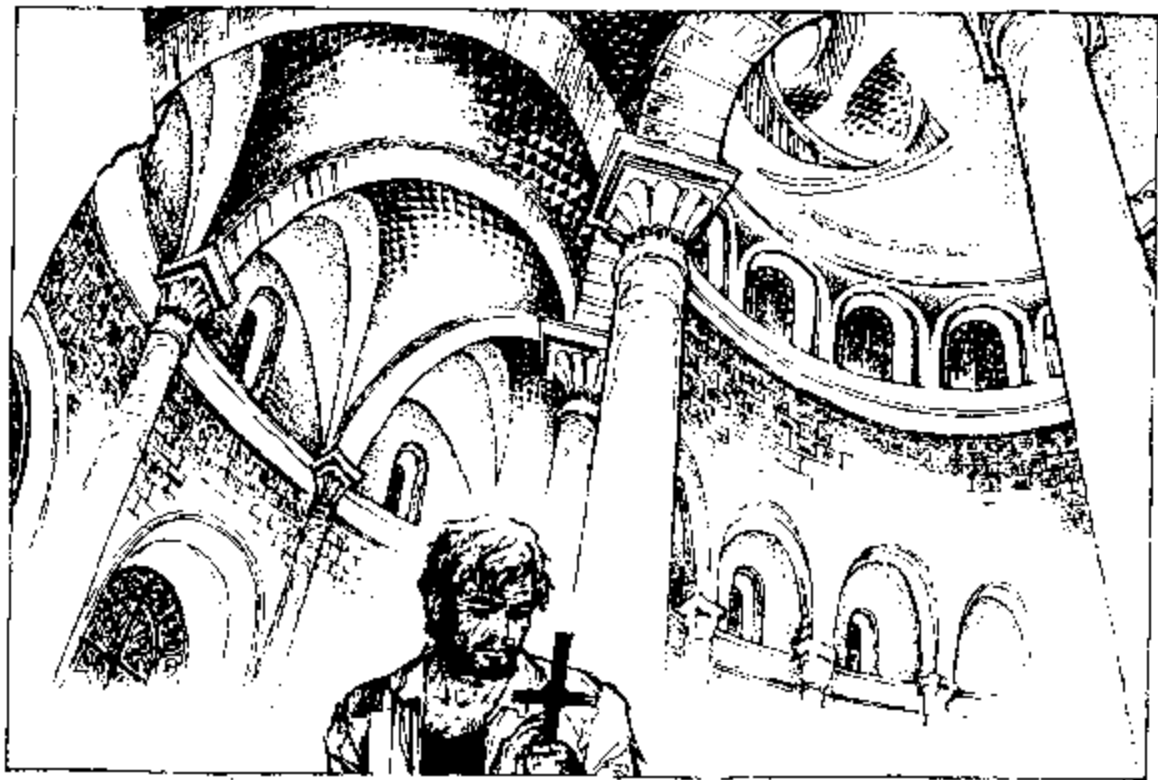
139. 院长嬷嬷仔细地审视着冉阿让和珂赛特。“您就是割风的兄弟吗？”割风回答说：“是的，崇高的嬷嬷，他是园艺工人。”院长答应把他们留下来，让珂赛特做修道院的寄读生。



140. 第二天，冉阿让的脚膝上也带上了个响铃，成了割风的助手。修女们听到园里有两个铃铛的声音，都好奇地掀起一角面罩，看看那个新来的男人。大家都叫他“割二”。



141. 那修道院对冉阿让来说，好象是一个四面全是悬崖绝壁的孤岛。他在那里面望得见天，已经够使他舒适；看得见珂赛特，已经够使他快乐。



142. 修道院是冉阿让眼见的第二处囚禁人们的地方，在这四周的铁栏门里关着的这些贞女们，比那些囚牢里的苦役犯更是被压得伸不起腰来。可是冉阿让已经感恩戴德了，要是没有这个地方，他将会再次陷入刑狱的苦痛。